



东萌西卷

林以苒
著

小女官半路失足被吃定弥足深陷
霸道皇帝强取豪夺

私心昭然若揭

皇上
好手段!

以兄弟之名谈儿女私情
男二男三男N都喜欢别人!





东萌西客

意以薇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萌西宠 / 薏苡薇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190-0860-4

I. ①东… II. ①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7899 号

东萌西宠

著 者: 薏苡薇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张 山

复审人: 王东升

责任编辑: 王 萌 周 欣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Insect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00330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zhoux@clapnet.cn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装 订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9 × 1230

1/32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

书 刷号: ISBN 978-7-5190-0860-4

定 价: 24.80 元

目录



❖第一章❖	两只蠢货一台戏.....	001
❖第二章❖	你是鸡腿派来的太子吗.....	027
❖第三章❖	人生噩梦：I依人.....	053
❖第四章❖	史上最惨的第一名.....	080
❖第五章❖	太子！你这是在做什么！.....	107
❖第六章❖	一只饱受变态摧残的弱少女官.....	131
❖第七章❖	牵得一弓好红线.....	155
❖第八章❖	一祸未干，一祸又起.....	184
❖第九章❖	爱护烤鸡，人人有责.....	199
❖第十章❖	遗诏在手，天下不愁.....	222
❖第十一章❖	皇后就是第一女官的头衔.....	241
❖第十二章❖	神秘的肉包.....	258



目录



番外

❖霍洵篇❖ 263

1. 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
2. 倾尽天下只为一相拥

❖瘦瘦篇❖ 274

情若比日，易如参商

彩蛋

❖论应不应该给女主留点儿尊严❖ 278

女主“励志”之路

皇上！有一种爱叫放手啊！

有一种权贵叫心酸

霍洵造妃记

八一八我身边的那些奇葩





第一章



两只蠢货一台戏



东萌西宠



在六公主气冲冲地跳下轿子，为了轿中无故飞进一只蚊子，将我好生骂了一顿时，我以为自己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机。

六公主是我的六姐，我是西楚国最小的公主，我上头还有九个姐姐，而长姐是我们西楚国的王。

半个月前，我便是奉了长姐的命令，送六姐出嫁南泽国。

当时我一心想跟长姐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便满口答应下来，哪想到，送嫁这种事，还真不是人干的。

别的送嫁使者威风八面，而我却沦为了六公主的跑腿下人，每天都在焦头烂额地满足她的各种要求，甚至把辣酱都贴身揣着，以备她随时想尝。

九个姐姐里，只有长姐跟我是一母同胞，其他八个姐姐虽跟我不亲，却也相处和睦，唯独六姐仗着舅舅戍守边关有功，一向趾高气扬。

“我可是南泽国未来的王后，要是被蚊子咬伤了，你怎么担待得起？”

六姐的怒骂堪比河东狮吼，我胆战心惊地捂住耳朵，赶紧指挥两个宫女去轿子里赶蚊子。

“她们这些下贱之人，怎么有资格配上我的轿子？桐月你去！”六姐双手叉腰，继续咆哮。

我无奈了，如果让她一直闹下去，我们就永远到不了南泽国，长姐交给我送嫁的任务就完不成。

完不成这个任务，我就不能回去参加下个月的女官考试，然后会又一次失去成为女官的机会。

天可怜见，我已经考了足足五年了。

堂堂一国公主，放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不过，一心想做女官，已经够丢人了，一连落榜五年，说出去简直笑掉人的大牙。

我根本不在意旁人怎么想，甚至愿意做个低等的送嫁使者，不辞辛苦，只为历练自己，期待有朝一日，成为让人心服口服的女官。

也许眼下这只蚊子，便是我成为女官路上，九九八十一难的第一难。

思及此，我便撸起袖子，一鼓作气地上了马车。

却没想到，我正在轿子里跟那只蚊子捉迷藏，外头忽然间一片嘈杂，伴随着打斗声，还有六姐直冲云霄，听得人肝颤的哭喊声。

我心知不妙，揭开帘子一角探出头时，正瞧见两把亮晶晶的菜刀正横在了六公主的脖子上，而我们运送嫁妆的箱子都被掀开了。

竟是遇上了土匪！

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我又一撸袖子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跳下了马车。

也许是用力过猛，跳下去的时候把脚给崴了，一屁股摔坐在了地上，痛得我泪花四溅。

“这女的怎么长得这么丑？难道是西楚国的人？”一个看起来像老大的人，将第三把菜刀架在了六姐的脖子上。

“我……我我我……我是西楚国的公主……你你你……你们放过我……”六姐早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，这哭哭啼啼求饶的模样，委实像极了我那昏庸的父王。

我十岁那年，西楚、北拓、南泽三国战败于东临国，我父王几乎是跪在东临皇上面前，为了保命自愿献上三座城池。可惜，半个月后他就遇刺身亡了，把一个残破的国家，留给了我年仅十七岁的长姐。

“哈哈……西楚国的人老少皆丑，我果然没猜错！装什么公主，看这皮糙肉厚的，大伙儿把她给我绑回去，反正西楚国天高地远，他们跑不了。”土匪老大仰头大笑。

果然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，我心内泪流成河。

我国的百姓是长得随心所欲了点儿，但西楚王族一向只跟血统优良之辈婚配，所以相貌都正常。唯独六姐素来标新立异，追求“奇特美”，活生生把自己吃成了个两百斤的胖子。

这不……让人一眼认出来，肆无忌惮地打劫了吧。

眼看着那些护送的侍卫都被制伏了，刀光剑影间，我赶紧躲向马车后面，寻思着找个武器来自卫，哪知六姐的眼神极好，对着我凄厉尖叫：“桐月救我！”

于是，所有的菜刀都纷纷瞄准了我……

现实是残酷的，反抗是没有用的。

我本想表明身份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番，却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把锅铲，直砸在我的脑门儿上，我就直挺挺地栽在了地上。

一阵闷痛间，只听到有惊恐的声音在喊：“老大，她胸口喷血了，不会是死了吧？”

“真是晦气，快撤快撤！把活口都带回去……免得他们报官！”

胸口的确有湿湿黏黏的东西在流动，我一阵惊恐，不会吧，难道我脑袋已经被砸飞了，所以血才会从胸口喷出来。

四周一片嘈杂声，混混沌沌间，我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，只想着死后跟阎王爷报到的时候，要记得告诉他，我是西楚国的十公主，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女官，辅佐长姐打理好国家。

不知道这样，阎王爷肯不肯大发慈悲，让横尸荒野的我回去跟长姐请罪，我无能，没有完成她交代的任务，请她不要对我失望。

毕竟，我的长姐杜若，是我在这世间唯一深爱的血脉至亲。

恍惚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，有一张漂亮的男孩子面孔，他浓浓的长眉飞入发髻，看起来很生气，他瞪着我说：“华安，你怎么成天跟着我？”

我委屈地捏着他一方衣角，本来是想反驳的，张嘴却是“汪汪”了两声。

若不是皇帝陛下的命令，谁想跟着你。

“汪汪汪汪汪汪汪……”

啊啊啊，我怎么说不出话来了？！

“汪汪汪汪汪……”

那穿着一身张扬蓝衫的人瞠目看了我半晌，顿时就笑得前仰后合。

他拍了拍我的头，也不生气了：“华安，你这副模样倒是可爱多了，以后就替我看门吧。”

我变成了一只狗？我竟然变成了霍洵身边的看门狗？这个梦简直太天方夜谭！

想到霍洵这个名字，胸口猛然一痛，我挣扎着就醒了过来，睁开眼便看见日头高照，我还躺在东临国边境的荒野上。

我动了动胳膊，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死，我的头也好好长在脖子上，胸口喷出来像血的东西，竟是我为六姐准备的……辣酱。

周遭一片狼藉，看样子，土匪们已经席卷了钱财马匹，抓了六姐和侍卫们跑了，只留下那塌了一半的马车陪着我在这里挺尸。

我摸了摸胸口红艳艳的辣酱，陷入了深思……

遇到土匪这种事情，实在是我始料未及的；长姐挑选出的侍卫如此脆弱，也是我始料未及的；在几十把菜刀中，突然出现了一把锅铲砸晕我，更是我始料未及的。

可以预料到的是，六公主被土匪抓走，长姐一定会震怒，南泽国说不定会退婚，而更重要的是六公主的性命和清白。

我素来是个乐天向上的进取之人，当然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此地在东临国边境，也许我可以去东临国搬救兵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六公主救出来再说。

我爬起来在地上搜寻了一番，然后悲催地发现，那群土匪竟然连一文钱都没有留下，如此彻底的扫荡行为，真真是令人发指。

在我坐在原地哀叹时，远处又是一阵尘烟滚滚，一匹瘦高的骡子出现在视野里，发现不是先前那帮土匪，我暗暗松了口气。

“哎，你醒了，我就知道你你会没事的！”一道黑影从骡子背上跳下来，

开心地大叫。

我抬头无力地瞄去，被日头晒得头晕目眩，一时没认出来这人是谁。

“小月月，还不快感谢我，若不是我用锅铲砸晕你，那群土匪说不定把你扛走了。”那人扬扬得意。

天底下用“小月月”这么肉麻的三个字来称呼我的，除了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黄小金，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。

黄小金是北拓国的小王爷，因为他母妃跟我母妃沾亲带故，我们幼时就厮混在一起，常常被气得分分钟想跟他同归于尽。

见他倚着骡子，摆出自以为帅气的造型。我眯起眼，呵呵地笑了：“你没在你的北拓国好好待着，怎么跑这里来了？”

“自然是想你啦，我可是听说你要出远门，立刻马不停蹄地赶来保护你呢。你看，多亏了我的锅铲……”

他又提起了锅铲，我的嘴角抽搐了下，勉强压下怒火，示意他凑过来一点儿。

“想以身相许来报答我？别这样，我们青梅竹马一场，这也是我应该做的。”他惊恐地双手抱胸，却还是朝我挪过来几步。

我瞅准机会，狠狠一脚踹向他的膝盖，终于暴跳如雷地吼道：“做你的白日梦！你保护我的方式，就是只能砸晕我，眼睁睁看着我六姐被绑走？”

黄小金跪倒在地，痛得嗷嗷叫，还不望伸出一只手来颤抖地指向我：“我一个弱男子，怎么打得赢一群土匪？你看，我用身上所有的钱跟人换了一匹马来，我们快马加鞭去搬救兵。”

我忍住扑过去把他一顿暴揍的冲动：“马你个头啊，长这么大，连骡子和马都分不清！”

黄小金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半晌，然后“哇”的一声就哭了：“我被骗了……我可是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银子，那是我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啊！”

这朵旷世奇葩……我翻了个白眼。

也是多亏了那匹骡子，我们才在几个时辰里赶到了临近小郡的县衙。

走到衙门口，“啪嗒”一声响，从骡子屁股后掉下什么东西，黄小金指着那团粪便，问我：“怎么办？”

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总归是有碍观瞻，要不赶快清扫干净？”

可问题是用什么清扫？

两个人面面相觑时，骡子已经拉出了第二坨粪便，我赶紧拽着它往附近的树底下去。

回来时黄小金不知从哪里找了一张纸，将地上的东西包着捡走了。果然是自己的骡子自己疼，如果是我，就打死都做不到给骡子擦屁股。

衙门紧闭，我捶了半天，才有衙役不耐烦地出来：“敲什么敲，没长眼睛吗？今日公休，门口不是贴了告示！”

我探头一瞧，指了指光溜溜的门板，无辜地看着他。

那衙役找了一圈，最后劈手从黄小金手里夺过那张纸：“这不就是告示，你们故意来捣乱的吧！”

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包过粪便的纸放在口里舔了舔，糊着口水又贴在了门上，感觉有点儿不太好，但实在又不忍心说什么，只好默默地看了眼已经惊呆了的黄小金。

衙役贴完了告示，转身又要关门，我连忙拦住他：“我有急事要找县令，耽误了大事你负责不起的。”

为了唬住他，我故意说得很严肃，他却丝毫不给面子：“今日就是有天大的事情，县老爷也不管的。”

真是狗眼看人低！如果我将来做了女官，一定要好好整治这种人，我对已经关上的大门狠狠挥了挥拳头。

黄小金在一旁毫不留情地嗤笑：“你也就是纸老虎，有本事破门而入啊！”

以前霍洵也这样羞辱我，我被他训得多了，才斗胆报复过几次欺负我的人，那时有霍洵给我做靠山，我天不怕地不怕。

可离开他之后，我就默默地变回了无胆鼠类，连个衙役凶我，我都不敢叫板回去。

一想起霍洵，我的左眼皮就开始不停地跳着，这是个不祥的象征。具体表现为我和黄小金的肚皮都在咕咕作响，声音此起彼伏，而我们都身无分文。

“小月月，人家饿了……”黄小金吞了吞口水跟我装可怜。

我觉得他一向养尊处优，又经历了一番折腾，的确是挨不住了，如果我不是一心想救六公主，也早就撑不下去。

于是我心一软，先带着他寻了间小客栈。

东临不愧是繁华之地，掌柜见我一身脏污，蓬头垢面，仍然笑容满面，只是黄小金一口气点了十个菜后，伸手问我要银子。

我看着一边黄小金那眼巴巴的神情，咬咬牙：“店门外那匹骡子赔给你了。”

黄小金本来已经饿得瘫软，一听这话，立即跳起来抗议：“那可是我所有私房钱换来的！我不同意！”

隐约瞧见店掌柜的脸色由晴转阴，我凑向黄小金小声道：“我打算等会儿去县令私宅找他，等我见到他就有银子了，到时再来赎你的骡子就是。给你双倍！”

银子一向是黄小金的软肋，他立刻点头答应下来，一转头又加了两个菜，再没搭理我。

这浑蛋……先前还口口声声要保护我，眼下为了口腹之欲，就如此没节操地抛弃了我！

同客栈店掌柜打听了县令林大人的府邸之后，我揣了两个包子直奔他家。

许是我今日没看皇历，着实是诸事不宜，我在林府也被下人关在了门外，声称林大人要宴请贵客，什么人都不见。

既然什么人都不见，那么宴请的难道是鬼吗？

现实总是让人绝望，我叹了口气，几经思量之下，决定翻墙。为了不辜负长姐的期望和六公主的安危，只要有一丁点儿机会，我都要去试试。

翻墙是需要技术的，像我这样矮的个头，能够顺利爬上林府三米高的围墙，还是多亏了霍洵对我的训练。

曾几何时，他常常半夜去幽会姑娘，常常是他在高墙里跟人卿卿我我，我趴在墙头等他。

等我的鼻子被夜风吹得通红，昏天暗地要睡过去时，他也差不多完事了，然后一跃身跳到了墙这边，走了一段路才想起我来，于是又不耐烦地折回来喊我：“华安！回家了！”

那时我不叫桐月，叫华安。

对我而言，“回家了”三个字的动听程度，仅仅次于厨房的宫女报上我喜欢的菜名。可我那时不明白，我从来都无家可回。

今非昔比，如今再趴在墙头，看见的却不是霍洵搂着个貌美的姑娘，而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。

“臣年老了，腿脚不利索了，多谢皇上搀扶，皇上如此爱护官员，实乃我等之幸。”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说着。

“有你们为百姓为朝廷办事，也是朕之幸。”霍洵的声音依然低沉动听，仿佛醇厚的美酒，让人闻之心醉。

两人站在树底下说话时，依然深情款款地扶着彼此的胳膊。而旁边的史官正在唰唰唰地奋笔疾书，替他歌功颂德。

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他口味换得也忒快了点儿，都做了皇上，还这么没节操，如此恶趣味竟也让史官记录下来。

我默默地吐槽完，才想起来哪里不对劲，我现在是在边陲小郡的林府墙头，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霍洵？！

要么是我眼睛了，要么就是在做梦！

就在我拼命揉眼睛的时候，没留神，啃到一半的包子骨碌碌滚落了下去，好死不死就砸在霍洵的肩膀上。

我还没从上一个震撼中回过神来，就已经陷入了下一个打击中。

霍洵举着那个包子，认真地端详了许久，似乎是不能理解为何天上会突然掉下包子来，而且还明显是被咬过的。

“这……这不会是暗器吧……来人，快保护皇上！”林大人很明显是紧张过度，立刻大声疾呼。

……谁脑子坏了，用包子做暗器？！

我还在挣扎着要不要干脆趁此机会，跟林大人见上一面，说明六公主的事情，霍洵那双幽幽的风目已经瞟了过来。

他的眼神就那么精准无比地跟我的视线撞了个正着。

他先是一怔，深潭一样的眼眸里有什么东西荡漾开来，我就这么傻傻地盯着他，直到他表情大变，疾步向墙边快步走来时，才大惊失色。

“华安！”

那一声呼唤，仿佛穿透悠长岁月，穿透我紊乱的梦境，像一枚钉子，生生地扎进了我的心头。

我尖叫一声，撒开了手，人垂直下落，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，好死不死摔的又是遇见土匪时，慌乱地从马车上跌下来的那个部位。

痛……

眼泪瞬间就飙了出来。

听见墙里面人声鼎沸，我连揉屁股的时间都没有，一瘸一拐地急速逃离。

我没有搬来救兵，也没有筹到银子。最后我两手空空地回到客栈时，黄小金正趴在一堆空盘子上睡觉。

口水沿着桌角一直流到他的鞋子上，他仍然毫无所察，我觉得很恶心，于是一巴掌把他拍醒了。

“小月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银子呢？”他打了个嗝，跳起来问。

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略过刚才发生的事情不说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年轻人，不要这么拜金，银子总是会有的，但节操更重要。”

但是很显然，黄小金此人已经低俗到无可救药，他抓着我的双肩猛摇：“说好的银子呢，我的骡子可不能就这么给了别人。”

我实在忍无可忍，负气道：“反正这些菜又不是我吃的！”

黄小金似乎也没想到我会这么无赖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眼中泪花闪闪，颇有哭出来的趋势。

在黄小金眼里，银子就是他的命，北拓国那么穷，他能用所有银子换了骡子来帮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于是叹口气跟他商量：“要不我们以后再把骡子偷回来？”

“骡子已经杀了，肉在锅里煮着呢。”店掌柜阴沉着脸，不声不响地飘过。

我和黄小金面面相觑，在他爆发出更大的哭声之前，我连忙把他拉出了客栈，直奔城门口。

黄小金依然不能接受自己的私房钱，就这么变成了别人嘴里的肉，最后的归宿是茅坑这个事实，一路上脸拉得比骡子脸还长。

我实在身心俱疲，便随着他去。

快要出城时，他才幡然醒悟：“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我咳嗽两声：“出城，回西楚。”眼看他一脸疑惑，于是先下口为强，“闭嘴！不许问为什么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